

16.06

革命回忆录选辑

第二集



中共淇县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革命回忆录选辑
第二集

中共淇县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发展人民武装 开展对敌斗争

——回忆中共卫西工委和四县边区工委

- 的活动情况 李先贤 (1)
- 我参加卫西工委的回忆 赵良珍 (57)
- 一九四〇年我参加卫西工委的情况 肖国贤 (59)
- 张经同志的回忆 张 经 (60)

淇县劳动人民看见了曙光

- 李清泉同志革命回忆录 李清泉 (94)
- 关于卫滨县及五区建立问题座谈会情况 淇县党史办公室 (101)
- 卫滨县的始末 张欣如 (108)
- 关于四县边工作的回忆 王鸿现 (113)
- 访常文轩同志记录 赵树人记录并整理 (118)
- 赵柏青同志回忆丈夫姚步霄 杨金国记录 (121)
- 李翰轩同志的回忆 李翰轩 (123)

发展人民武装 开展对敌斗争

——回忆中共卫西工委会和四县

边区工委会的活动情况

李先贤

我叫李先贤，又名李建书，化名刘玉峰，男，现年六十四岁。原籍濮阳县海通公社两门大队。1932年在本村育英小学读书时，由校长田炳和（现名田园）介绍参加共青团，1937年入党，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按脱产时间）。现任郑州轻工业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近几个月来，延津、浚县、汤阴、淇县、汲县、滑县等几个县的同志，由于编写地方党史，不断派人来找（或来函），让我提供些中共卫西工委会和四县边区工委会最初建立的党组织、发展人民武装、开展对敌斗争的情况。这些情况都是四十年左右的往事了，相隔时间太久，现在身体状况也不很好，尤其在十年浩劫期间，过去的笔记、资料全部毁掉，加上记忆力严重减退，对往事的回忆很感吃力，不免有很多重要的事件、情节、人名、地点一时记不起来，甚至会有记错的。为了党的事业和不辜负同志们的期望，我只好尽力回忆，现提供一些资料，供有关方面参考。

为了叙述方便，下边分一小段一小段的记述。

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1940年3月，亲日派汪精卫在日本首相近卫的所谓日中“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欺骗和诱降下，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电文，离开重庆到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公开当遗臭万年的汉奸卖国贼。

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把大部的侵华兵力转向对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进行野蛮的“扫荡”。1940年5月5日，日寇向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五五”大扫荡。当时敌人在我解放区修公路、安钉子（建立据点），并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据点为锁，把大块解放区分割成棋盘式的小块，实行所谓囚笼政策。濮阳、滑县等广大地区沦为敌占区，我们的政权机关和部队都暂时转移到上堤（当时的高陵县现在的内黄县），县委以下党的组织都转入地下活动。中共冀鲁豫六地委（九地委，六地委都是这个地委，1943年改为四地委）书记赵紫阳同志，对濮阳县委领导班子作了调整，把县委书记张华同志调内黄任县委书记，常来同志调濮阳任县委书记，把我和赵良珍同志调出派往卫河以西敌占区工作。赵紫阳同志指示说：敌人扫荡我解放区，我们一方面坚持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同时还要到敌占区，到敌人心脏地区开辟新的战场。

当时赵紫阳同志对卫西工作方针、政策和任务指示的主要精神是：卫西地区是敌占区，到那里对敌斗争，从思想上应作长期打算，中央对敌占区工作的方针是：隐藏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到敌占区第一步设法站住脚，取得合法存在，然后才能开展工作。首先开展交朋友工作，通过交朋友关系逐步发展成为党的同情者，即工作关系，再从工作关系中，慎重地发展党员。但不要集中发展，应有点到线，有线到面的发展。一般不建立党的支部，采取单线领导，不便党员发生横的关系，以免遭受敌人破坏；第二要做好争取团结知识分子工作，知识分子接受新事物快，是开辟新区工作的桥梁；第三，利用民族矛盾争取伪军伪会团武装，并逐步掌握灰色武装，做好情报工作。

接受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之后，我们既没有工作关系，又没有亲戚朋友关系，究竟怎样才能到达工作地区和开展工作呢？后经赵紫阳同志写信，把我们介绍到八路军教导第三旅谭甫仁政委那里，谭政委派敌工科科长常宏彬同志把我们送到伪军第二十四路特务团（当时该团驻渭县城北大罗村），我们不是在这里工作，因为这个团的官兵大部分是淇县、浚县人，让我们在这里作个跳板，先交朋友，然后再通过朋友关系到达工作目的地。在这个特务团，我们开展广泛的交朋友工作，在一个多月时间里，结交认识许多淇县、浚县的人，如和特务团团长李华德，副团长李希文交了朋友，在伪二十四路总司令部发现总

参谋长王鹏飞通八路军，将王逮捕枪杀后，调特务团到康李村进行整编时，我和李华德、李希文商量不去听候整编，把特务团拉了出来。因当时解放区正在精兵简政，不让他们到解放区，而拉到浚县的小河集解散各自回家了。我们随李华德、李希文到了淇县马湾的崔街，以朋友关系在李希文家里住下了（我化名刘玉峰）。

赵良珍同志于1940年底回地委汇报工作一去不回来了。只剩我一个人，根据地委指示精神，通过在伪特务团认识的一些人，继续开展广泛的交朋友工作，利用多种关系，又结交了一批新的朋友开展工作，尤其结交了一批上层知识分子。例如浚县地区有大屯村耿杰三（大学生），艾庄艾润之、艾得朋，西关胡紫青、胡寿桥、胡与三，新梁村王相甫（中学教师），大屯马祝青（中学教师），焦同川（大学生），淇门姚步霄（师范毕业），双鹤头村陈润增、陈汉儒、陈耕久，淇县地区有大李庄谭贺庭（两河中学生），稻庄刘云滨（七七事变前的联保主任），思德村王郁亭（大学生），董桥村陈圃田，介疙塔村宋聘三，城内李毅臣、刘孟明、郭士纯（淇县唯一的女教师，她女儿被送到太行山区工作）等，浚县地区有白河村张梦九（中学教师），张少孔，宋村王丹铭、马营申祝轩（都是中学教师），板桥村刘模先，苏唐三，侯其真（均是中学教师），延津县张班枣村张九思等。

此外，还争取了一些叛伪人员，如淇县特务股负责人苗文田，城关区新民会负责人薄振海，火车站副站长李守信等人。

通过上述朋友关系，进行调查研究，除对敌伪军情况、伪会团情况以及国民党的党、政、军、特等情况了解外，对当地过去参加革命活动的人和事进行了调查了解，了解到一些在抗日战争初期参加过我党我军和有过进步活动表现的一些人和事。如浚县赵岗罗新民同志，“七七”事变前就与我地下党有联系，1938年当过八路军游击队司令，淇门姚步霄同志也在抗战初期进行过革命活动，石怀村宋悦众同志曾在八路军工作，后因环境变化离开部队当小学教员，新集村王相甫同志也为革命工作奔波过；赵岗赵玉山、胡岸村牛活甫都参加过一段八路军，以后因环境变化回家了；淇县皇甫村靖润生同志曾与太行和冀鲁豫两地联系，弄些革命书籍和新华日报散发传阅。我利用一切关系，找到了这些同志，和他们取得联系后，分别给他们传达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和抗日根据地的一些情况，和他们研究如何开展敌占区工作。还有其他一些关系，如刘哲民同志，黄友若同志介绍刘哲民同志的表兄（淇县南关人）李锡福（现名李清泉）、表弟李锡禄，刘的五叔刘云滨、其弟刘秉毅、姐夫谭贺庭、关纯善等同志。有了上述这些关系对我工作的掩护，我在敌占区也就算站住脚了。

二、中共卫西工委会的成立和演变

1940年10月，我们从濮阳回到地委之后，当时，地委把我和赵

良珍、肖国贤三同志派往敌占区工作，确定成立卫西工委会，我任书记，赵良珍同志任组织委员，肖国贤同志任宣传委员，但肖因病未到职，只有我和赵良珍同志去卫西敌占区，赵良珍同志在淇县李希文家里住到1940年底，他到地委汇报工作，以后不再来了，只剩我一个人。1941年春天，我回地委汇报工作，紫阳同志不在机关，地委宣传部长魏晓云同志告诉我说，赵良珍要求坚决不去卫西了，勉强叫他去，万一出了问题不好，地委只好又把他调到濮阳去了，以后有合适的人再给你配吧。

直到秋天，地委将宣传部石侠风同志调到卫西，后又调来孔森同志，我们三人组成了卫西工委会。当时孔森同志任书记，晓任组织委员，石侠风同志任宣传委员。当时我们在浚县的尖山玉里顶开了一次工委会，汇报了卫西情况，研究了卫西的工作。

没有多久，到1942年初，孔森同志回地委汇报时关掉了。他原是濮县人，后来才听说他探亲时被敌杀害。

1942年5月地委又把组织部的朱天德同志调来，又重新组成卫西工委会，由石侠风任书记，朱天德同志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

同年又调来艾林青同志参加工委会任青年委员，后来军区敌工部派来宋再明同志打入天门会任参议，参加工委为委员。

当时工委会分析研究了卫西的斗争形势和周围的工作环境，认为环境虽然复杂，敌占区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愿当亡国奴的，就是皇协军和日本人也有矛盾，其中很多人是为生活所迫而干敌伪事情的。利

用民族矛盾，仍然可以开展工作。要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国民党“曲线救国”的反动本质。争取团结各阶层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和我们共同抗日。工委会根据上级党委指示精神研究决定当时四项主要任务：（一）发展地下党组织；（二）成立地下军（主要争取和掌握天门会的灰色武装）；（三）维护冀鲁豫平原地区与太行山的交通联系；（四）搜集敌人情报，建立情报网。

工委成员的分工是：石侠风同志负责领导全面工作，朱天德同志负责汤浚边区的工作，我分管浚县西南乡、淇县、汲县和延津地区的工作。

卫西工委工作和活动范围。当时所谓^谓卫西是指卫河以西地区。地委活动在濮阳以西、内黄县以南、浚县以东、滑县以北的上提沙区，卫河以西是敌占区。卫西工委活动范围是汤阴县、淇县、汲县的东半部，即平汉铁路以东。汲县、滑县和延津县的结合部，实际工作地区不单纯是卫河以西地区了。

三、对敌斗争形势的变化和中共四县 边区工委的诞生

我到达敌占区，虽然第一步在敌占区站住了脚，工作开始开展，但环境十分复杂。1940年到1942年，我们所活动的几个县战略地

位十分重要，是太行山与冀鲁豫两大战略区的咽喉。因此，敌人对这一地区统治较严，敌我友（指国民党）三方面都加强对这一地区的工作。国民党在这个地区有相当的基础，日寇由于侵华兵力不足，则用“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办法，利用伪军、伪会团、土强武装统治这一地区。例如，汤阴县城以东地区除天门会武装外，还有土匪武装郭清、半截砖、郭老俊等。这些土匪到处杀人截货，拦路抢劫，经商如不贿赂难以通过形成各霸一方；淇县除伪警备大队（大队长郑采云）外就是有名的土匪头子朱继春、刘玉春、高永卿、高永派、老大王、张平（字治邦）等土匪武装。日寇占领县城以后，他们摇身一变，美其名曰日寇统治下的保险自卫团，朱继春、刘玉春等组织铁路以西保险自卫团，强平等为铁路以东保险自卫团团长，保什么险呢？保证不在他们所统治的地区对老百姓绑票（把人绑架走花钱赎回的意思），实际成了日寇统治下的官土匪，公开向老百姓派粮派款，敲诈勒索，日寇利用这些武装镇压统治人民。

又如，浚县城里只住几十名日本兵，二、三百名伪警备队，广大乡村是利用伪会团武装统治，城西、城北和东北是天门会的势力范围，日寇驻浚县的清水顾问和伪县长潘景阳，对天门会总会长杨贯一称兄道弟，城东是红枪会，以孙步月、赵福九为首的势力范围，城南小河集一带是大仙会王钦甫的势力范围，新镇、淇门镇一带是伪区长牛英德的势力范围，巨桥集一带是土匪头子屠全禄的势力范围。

再如，延津县敌人利用封建地主武装来维持他们的所谓“治安”，实际是统治人民群众。全县成立了四个民众自卫团，总团长贾子和，以王堤、昨城为中心，这是贾团的势力范围，通村周围是张子亭为团长的势力范围；以大吴村为中心是民众自卫团，团长周道明，以小店为中心的民众自卫团，团长李锡三。这些封建地主武装，代替日伪军。靠近延津东北部的滑县牛市屯集驻有自卫团长李荣卿，外号李小孩，沙店集驻有伪军二十三师师长董凤海，堤南驻伪军一个团团长杨清川还驻有滑县伪保安团刘华州的第三大队苗青华部。

汲县是新乡的外围据点，平汉铁路以西是封锁沟，北有卫河。因此除驻有日军外都是伪军。总之，从豫北上述几个县的情况看，正是日寇“以华制华”政策的具体实施。日寇对平汉沿线的县统治较严，除驻有日军外，还有宪兵和特务武装。新乡驻有华北派遣军刚田队竹支队1481部队，这些特务武装有时还到各县去。如曾派到淇县一个班，住城内西街鲁班庙内。当时日寇驻一个中队，大队长叫“小山田”，住在阁北街路东（称日本司令部）。当时新民会顾问“黑田”，伪县政府顾问“后腾”、伪县长关巨珍。新乡日寇还驻有特务机关，特务机关长山川一成和豫北佛教总会会长安部忠夫都是搞特务工作的。如淇县设有特务股，负责人苗文田、何占勋、李爱民，经常下乡敲诈勒索人民群众，敲诈的名目繁多，而且出奇。例如，他说你家有棵“摇钱树”，如交不出来就得请人说情花钱方能了结。到另一家说

你有个“聚宝盆”，同样得请人说情谈交易，答应给他多少麦或钞票才算了事，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国民党和它的顽杂部队力量很大。林县以南到辉县一带驻有正规部队四十军庞炳勋部和孙殿英的新五军。汲县国民党的县党部和县政府都设在大行山。介熙之、王协和、陈克诚、王国藩等掌握党政和武装大权；淇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张量元，顽县长李挺（淇县大李庄人）也驻在大行山。其特务队长辛长山经常下山到铁路以东敲诈勒索民财；浚县县党部书记长王振延、顽县长盛朝汉，经常在本县活动。王振延派县党部的负责人齐跃先、朱茅延常住天门会内部，并让党部办事人员李善初也在天门会内活动。除企图掌握天门会武装外，还利用天门会掩护国民党活动。王振延和牛英德、王钦甫、孙步月等伪会团组织的负责人来往密切。国民党的中统特务机关——“华北调查统计局”（主任孔繁露）就住在浚县的交卸村，伪区长牛英德派伪军一个连（连长李光宇）专门保护。国民党的专员公署专员杜淑也在这几个县公开活动。打着中央军牌的顽杂司令多似牛毛。浚县的大土匪头子扈全禄号称司令，常派其暗杀团长宋佩到县城以西地区派粮派款进行敲诈勒索。稍有违抗即遭暗杀。扈全禄在浚县抓到一名群众×××说他给八路军送信，用刀在他脸上刺刻“八路”二字，真是残忍之极！1938年在浚县的赵岗村被扈全禄一次用钢刀铡死三十多名群众。一提扈全禄谁敢违抗。八支队司令王森。1943年在延津县王堤一带对人

民群众大烧杀，烧毁很多民房，十八支队司令阎希梦，他的士兵劫路竟劫着阎司令本人（士兵不认识阎希梦）。人民群众对十八支队编的一首歌谣是：“十八支队，吃饱就睡，驻到哪村，翻箱倒柜”。这个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他们活埋抗日群众，杀害进步人士，如浚县淇门镇的王明宇同志就是被暗杀的，类似这样的土匪司令很多，如李旭东、李效忠、王振远、老白头、什么叶司令、王司令等等，就象顽专员杜淑，带着武装不打日本，到处搜刮民财，每天在大烟灯下生活，他的部下说：杜专员好吸“黑驴打滚”，即烧大烟时把大烟外边滚上一层海洛英（土话白面）。这样烧好大烟吸，吸的都是人民的血汗。

敌占区人民遭受着日寇和汉奸走狗的勒索迫害，多么盼望着中央军来了打跑日寇过太平日子啊，实际事与愿违，因此，在敌占区人民到处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称中央军为“遭殃军”，国民党为“刮民党”，代表着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太唱“曲线救国”的论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在这种反动方针的影响下，1943年元月，日寇扫荡太行山区时，在国民党的正规军四十军军长庞炳勋、新五军军长孙殿英的率领下，公开投降日寇，由中央军变成了皇协军。从1940年到1943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国民党的所谓正规军中，叛国投敌的中央委员达20人，高级将领58人，军队50万人，占伪军总数的一半以上。

庞炳勋投敌后当了日伪华北剿共总司令。孙殿英被任命为副司令。由于庞、孙公开投敌，在豫北活动打着国民党、中央军招牌的顽杂部队，也都纷纷公开投降敌人。所谓华北剿共总司令部任命杜淑（原国民党的专员）为伪六军军长，李旭东任副军长。收编许多股投降日本的顽杂部队、顽政府、特务，任命扈全禄为第三旅旅长，王凌阁为第三旅参谋主任，任命王国藩为第四旅旅长，苗兴之为副旅长，下辖两个团一个特务营。一团团长申泽远，二团团长牛德超，特务营营长高恒久，副营长孙国安，任命李效忠为第五旅旅长，任命兰灿然为第六旅旅长，任命王协和为第七旅旅长，任命何化甫为特务团团长，任命牛英德为保安联队司令，裴于祥为副司令，刘洁平为参谋长。国民党淇县县长李挺和中统特务宋希儒带领县政府全班人马投降日寇，成立太行东区剿匪第四支队。李挺任支队司令驻在淇县。下辖三个大队，第三大队是国民党县党部派王重宇组成，驻在城西大马庄。后被我淇县区委配合太行部队将其消灭。中统分子宋希儒在开封解放后，由冀鲁豫区党委社会部豫北办事处布置侦察，在郑州捕获，交淇县处理。

伪六军组成后，倾巢而出，向我四分区大举进犯，于1943年夏天窜犯到我卫南县（滑县南部），军部驻大范庄。扈全禄旅驻孟庄，王国藩旅驻瓦岗寨，特务团驻马赵庄，李效忠、兰灿然旅驻耿庄、袁庄、焦虎等村，牛英德保安联队驻周道村。当时的卫南县多半个县沦为敌占区。针对上述情况，我军分区司令部组织了讨伐伪六军的战役。

经过焦虎战斗、耿庄、袁庄战斗，给李旭东、李效忠的部队很大打击，俘虏敌人3000余名，缴获机枪30余挺、步枪3000余支；瓦岗战斗歼灭了王国藩旅，俘虏副旅长苗兴之、团长申泽远等官兵2000余名，缴获机枪若干，步枪2000余支；孟庄战斗除扈全禄带十几人逃跑外，其余全部消灭。瓦岗寨战斗后，我军分区司令部在滑县高平寨召开了讨伐杜淑、李旭东誓师大会，随后就对伪六军军部发起进攻，歼灭敌人一部分后，杜淑、李旭东率残部溃逃到浚县的淇门镇，我分区部队追击到寇庄、罗滩，西到延津县的班枣村一带。

我从1943年春就主要是做对敌的情况搜集和敌伪军工作，一直为我军分区司令部消灭伪六军奔走伪军内部。由于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军分区部队打退了伪六军的进攻，取得了讨伐伪六军战役的胜利，解放了卫南县、延津县、浚县等大片土地，把延、浚、汲、淇四县边区，由敌占区变为我游击区，并和卫南县的游击区联成一片。当时的地委书记张雨华同志提出把卫西工委分为两个工委，1943年夏天经地委决定把我工作的地区成立中央延浚汲淇四县边区工委（对外叫八路军工作团），由我任工委书记，刘耕夫同志为委员，当时马上配备不了干部，由新四路政委王伟同志参加工委为工委委员，待四县边区政权建立，地委调张经同志任四县边区办事处副主任，参加工委为委员，从此以后王伟同志不再参加工委了。

根据地委决定，我和石侠风同志商量，以浚县铜山为界，铜山以

北归卫西工委会，铜山以南、淇县、汲县、延津地区归四县边区工委会。从此，四县边区工委会诞生了。1945年5月地委调范泽同志到四县边工委会任组织部长兼抗联主任。

四、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我到抗日占领区工作，开始主要是开展交朋友工作，交朋友不是目的，而是通过朋友关系掩护进行革命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争取瓦解敌伪军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人士进行抗日工作。工作一开展就发现国民党在这一地区有雄厚的工作基础。如浚县被日寇占领后，国民党县党部仍在乡村活动。浚县坊城村杜华谷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交卸村李文田是国民党的军长，淇门镇姚老彩两个儿子都在国民党军队内为将级军官，上层地主多数参加国民党。群众中也有正统思想，认为国民党中央军是正牌。

1938年，我八路军曾在这一地区短时间活动过消灭了屈全禄的土匪武装，扒了道清铁路。“七七”事变前，我地下党组织也在这几个县活动。共产党八路军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但是，日伪组织对共产党造谣，一切宣传机器都是对着共产党的。例如，淇县城内在大街上写着标语：“城内有共产党一人，全城都不能安居”。全县实行法西斯统治的保、甲制，推行保、甲联座法，男女老幼都带“良民证”。